

《仙源类谱》、《宗藩庆系录》的编修者及成书时间考

杨印民 林世田

国家图书馆所藏传世孤本《仙源类谱》与《宗藩庆系录》，为赵宋王朝的皇族谱牒。两书为南宋内府抄本，装饰典雅华贵，书衣为皇室专用的明黄色织锦，开本阔大，高宽40×28厘米稍裕。版框为手工绘制，半框高宽27×20厘米稍裕。朱丝栏，白口，四周单边，纸张莹洁，正楷墨书，纸墨精良，书法工整，流畅优美。

宋代皇族谱牒计分五种：凡编年以纪帝系，而载其历数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为《玉牒》；序同姓之亲而第其五属之戚疏者，为《属籍》；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宗妇族姓与男若女者，为《仙源类谱》；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者，为《宗藩庆系录》；考定世次、枝分、派别而归于本统者，为《仙源积庆图》^①。五者之中，《玉牒》、《属籍》、《仙源积庆图》均不可复见，惟余《仙源类谱》与《宗藩庆系录》。两书相较，以《仙源类谱》对宗室成员的履历记载更为全面。

《仙源类谱》的主要内容为记录宋皇室宗族男女成员的支脉、婚姻、官爵迁转、功罪是非以及生死年月。至于对宗妇的记录，就笔者从国家图书馆现存30册《仙源类谱》中，尚未发现相关记载。

《宗藩庆系录》，原本名为《宗藩庆绪录》，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监察御史安鼎上言说：“‘庆绪’二字，是唐安禄山子之名，今以为皇朝本支牒谱之目，其为缪戾甚矣。乞特赐改易。”^②于是改“绪”为“系”，名宗藩庆系录。《宋史》亦有载：元祐六年八月，“改宗正属籍曰《宗藩庆系录》”^③。南宋人罗大经将其内容归结为“推其所自出，至于子孙而列其名位”^④，正好印证《宋史》所说的“辨谱系之所自出，序其子孙而列其名位品秩”^⑤。可见，宗藩庆系录是以清楚地记载宗室成员的世系传承关系为特色的，同时简要地记载子孙后

①《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五引《神宗正史·职官志》。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四，元祐六年八月己亥，中华书局，2004年。

③《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④（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

⑤《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宗正寺》。

代的名位品秩。

一、国图藏《仙源类谱》编修者及成书时间

国图藏《太祖皇帝下第六世仙源类谱》第一卷的卷端页,有一竖行小字,为编修者的职衔:

少保右丞相提举编修玉牒提举修四朝国史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提举详定一司敕令卫国公食邑八千五百户食贯封叁仟柒伯户臣史 奉敕编修^①

在“史”字与“奉”字中间的空白处,有一明显为后人添加的“浩”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给后来的读者造成了某些误导作用,理所当然地认可史浩为整部《仙源类谱》的编修者。那么史浩为何许人呢?他到底有没有编修过《仙源类谱》?

史浩(1106-1194),《宋史》卷三百九十六有传。他曾经在绍兴三十一年出任宗正少卿,三十二年,除起居郎,这些经历,都会涉及到参与皇室谱牒的编修工作。

宋代,负责修纂各种皇族谱牒的机构主要为宗正寺及下辖的玉牒所。其修纂人员,在宋初并无定制,只是由皇帝临时指派,具体人员数目亦不确定。南宋重建玉牒所后,修纂人员的设置是“提举一人或二人,以宰相执政为之,以侍从官一人兼修,宗正卿、少而下同修纂”。^②宋人林颙在《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四《玉牒》条中论述南宋修纂人员的变动情况时说:“其提举以宰臣,充修以侍从,纂修以宗正卿、少而下,则见于绍兴之初者如此。其不置修书检讨,独以少卿承编修,既而宰臣提举,而修书之一员仍旧,则见于绍兴之末者如此。在乾道则以参枢提举,初不专系于宰相。在今日则提举有监修,有修玉牒,有检讨,皆以宰臣、侍从、他官兼。至于纂修,则卿、承、簿皆与。”说明皇族谱牒的修纂人员在不同时期是不断变化的,但最基本的纂修人员仍是宗正寺的官员们,而以宰相提举编修亦几乎是惯例。

《宋史·孝宗本纪》载:淳熙五年(1178年)十月,史浩等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仁宗玉牒》^③。史浩此间的身份恰是太保、右丞相,且也有过封卫国公的经历,这就与《太祖皇帝下第六世仙源类谱》第一卷卷端页编修者的身份大体吻合,其它如“提举编修玉牒、提举修四朝国史、提举编修国朝会要、提举详定一司敕令”等身份,从上文可知,在南宋时期大多由宰执身兼。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国图所藏残存的太祖、太宗皇帝下六世《仙源类谱》的作者,就是《宋史》记载的,于淳熙五年十月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的史浩。

①《太祖皇帝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卷一,国家图书馆藏宋内府抄本。

②《宋史》卷一六四《职官志四·宗正寺》。

③《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

但是,国图所藏《仙源类谱》残帙除了太祖、太宗下第六世外,还有太祖、太宗下第七世的内容记录,故而,肯定不是史浩所上《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所涵盖的内容,还应该包括《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那么,《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的编修者又是谁呢?这人就是史弥远,史浩第三子。《宋史》卷四百一十四亦有传。《宋史·宁宗本纪》载:嘉定六年(1213)闰九月,史弥远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高宗宝训》、《皇帝玉牒》、《会要》等^①。

事实上,史弥远所上这部《三祖下七世仙源类谱》的编纂工作,早在淳熙五年十月史浩进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类谱》后的两个月就开始启动了,这年的十二月十五日,兼修玉牒官王希吕等言:“《三祖下第七世仙源类谱》并《仁宗皇帝玉牒》,自庆历二年以后合接续编修之。”^②孰料直至三十五年后,这部书才算大功告成,嘉定六年二月十五日,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官范之柔等言:“本所昨承指挥编修宣祖皇帝以后宗派,除已于淳熙五年进呈第六世仙源类谱外,所有第七世仙源类谱已及三十余年未经进呈。今来编修并已成书,……欲乞许令本所进呈。从之。”^③估计是史弥远等人又对这部类谱进行了几个月的审定工作,最后才于当年闰九月呈进。

与父亲史浩的经历相似之处在于,史弥远也有做过宗正寺官员以及起居郎的经历,但作为国史实录院修撰,则是史浩所未经历的。父子二人日后皆显贵,荣登相位,得以进呈《仙源类谱》,与在宗正寺任职的经历或许不无关系。

二、《宗藩庆系录》的编修者及成书时间

与《仙源类谱》的情况颇为相似,国图藏《宗藩庆系录》的提举编修者非只一人,而是三人;成书时间亦非一年,而是三年。

据《宋会要辑稿》:淳熙元年(1174年)十二月十六日,“玉牒所上新修《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真宗皇帝玉牒》,诏于龙图阁安奉。”^④又,淳熙十三年十月九日,给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等言:“本所恭修《仁宗皇帝玉牒》……及《三祖下第六世宗藩庆系录》已成书,未经进呈,……乞许令本所与国史院一就同日进呈。从之。”最后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进呈^⑤。

此外,《宋史·宁宗本纪》又载:嘉定十三年(1220年)五月:“戊戌,史弥远等上《玉牒》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⑥据《宋史·礼志》载,此次进宗藩庆系录还行了“告礼”。告礼,即告天地、宗庙、社稷、横陵。其仪用牺尊、笱、豆

①《宋史》卷三九《宁宗纪三》。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四二。

③《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五三。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四二。

⑤《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四三。

⑥《宋史》卷四〇《宁宗纪四》。

各一,实以酒、脯、醢祭告。宋代自高宗建炎以后,“事有关于国体者皆告”^①,依照制度,宗正寺修进《玉牒》、《仙源类谱》、《仙源积庆图》、《宗藩庆系录》、《宝训》、《实录》、《日历》、《会要》等,都要举行“告礼”。

上述几项史料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三部《宗藩庆系录》各自进呈的时间:淳熙元年十二月、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和嘉定十三年五月。前两部的提举编修官虽无明确记载,但按照惯例,应该也是当时的右丞相。查《宋史·宰辅表》,此两年在位的右丞相分别为叶衡和王淮。两人在《宋史·孝宗本纪》中都有进呈皇帝玉牒等记录,可以判定,叶衡和王淮分别就是《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和《三祖下第六世宗藩庆系录》的提举编修官^②。《三祖下第七世宗藩庆系录》已知为史弥远。

作者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

①《宋史》卷一〇二《礼志五·告礼》。

②《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四》;另据《宋史》卷三四《孝宗纪二》:淳熙元年十二月“壬申,叶衡等上真宗玉牒。”结合前揭《宋会要辑稿》所记时间的一致性,可知应还有《三祖下上五世宗藩庆系录》;《宋史》卷三五《孝宗纪三》载淳熙十三十一月:“甲子,王淮等上仁宗、英宗玉牒、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列传》、《皇帝会要》。”再结合前揭《宋会要辑稿》所记时间的一致性,可知还应包括进呈《三祖下第六世宗藩庆系录》。